

仗劍采薇記

司馬一坐



577

四

人說道葱嶺男兒好

子聞乎瀟湘劍氣

四

攬月庵情海連天碧

松林院愁山滿目紅

四

痴情女娇憨惊四座

鬼脛王懵懂入天牢

仗劍采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邵秉坤

仗剑采薇记

司马一尘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0.75 插页4 字数653000 印数00001—30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356-0/I·330 定 价：10.50 元

第二十一回 襄义举金刀壮白马 起战云铁胄卷红缨

众人来到饕玉客栈门前，见门内外十分热闹，想是各路豪杰大都回来了。众人进店后，戴明远忽然发现不见了毛六如，他一回首，见毛六如在门口逡巡不前。戴明远知他心思，便又走出门外，对他道：“毛兄弟，你不愿进来也罢，这便去吧。只是我要劝你几句，你虽武功不错，但本性懦弱，又非心狠手毒之辈，不要再在十方盟里面混了。十方盟中那些头面人物，多是嗜杀成性的阴险暴戾之徒，不日武林正道各派便会联手剿除，朝廷也会下令缉拿。你混在其中，便不死在武林豪杰和官军之手，性命也会丢在盟内那些人手里。我劝你还是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干些正当营生为是，也好上奉父母，下养妻儿。”

毛六如听戴明远称他为“兄弟”，又这般诚心诚意地为他着想，心中感动起来，说道：“戴大侠，您老这般将我当人看，小……在下若再不知好歹，那真不是爹娘养的了。在下这便远走高飞，回老家买上几亩地种种，再也不过这刀头舐血的日子了，戴大侠，在下这就别过了。”说着，“扑通”一声跪在尘埃。

戴明远忙将他搀起，道：“毛兄弟，还望你以后自尊自重些。男儿膝下有千金，可跪父母，跪师尊，跪长辈，却不可随便

跪他人，也不可总自称为‘小人’。做人当有骨气，何况你今后虽不再闯荡江湖了，但你一身武功确非一般武师可及，今后还当自重身份。你以后若遇到什么难处，尽可到润州金坛县去找我。”

毛六如站起身来，道：“多谢戴大侠谆谆教诲，在下刻骨铭心。只是十方盟的人若知道我带你们进了暗道，他们定会到处追杀我。戴大侠，您老有什么腰牌、令旗之类的东西吗？给上在下一个，好叫在下呼天天应，唤地地灵，危急时刻好逃得性命。”

戴明远笑道：“我又不是什么大将军、山大王，哪有什么令旗、腰牌给你，也罢，我这儿只有件信物，乃是我们‘清、奇、古、怪’四个人当时结拜时留下的，你便拿着吧，其他三人见到这信物便如见到我一般，定会周济你。江湖上许多朋友也认得它，你拿着或许管些用。”说着从怀中拿出一个荷包，打开后，从中拿出一块残缺的铜镜，镜背面镌着一个“奇”字。毛六如知道这“奇”字是隐喻“江左奇侠”的意思。

毛六如接过铜镜，心中感激无限，他知道自己有了这块铜镜便等于多了几条性命，心想：“戴大侠如此厚待自己，自己要是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便连畜生都不如了。”他一言不发地向戴明远深深地一揖，然后转身走了。

戴明远见他如此，心想：“此人本性不恶，看他临走时的神情，我方才的一番心意大概不会是徒费唇舌。”

樊长川与潘文展等人将陆大、红线等受伤的人安顿好以后便来到大厅。此时大厅中聚集着百多名豪杰，正自谈论夜间举事的经过，于高谈阔论中夹杂着嘻笑声、怒骂声、喝采声以及击案顿足声，喧闹异常。厅内外排着数十张桌子，桌上酒

肉杂陈，却无人动用，看来是在等待众人到齐。


众豪杰见潘文展等人进来，都直起身来欢呼。汪伯伦走上前去，说道：“樊大侠、潘相公，大伙都等着你们呢。陆老板他们怎么还没到，戴大侠与红线女侠呢？”

潘文展见厅内除了原来在京师的豪杰外，尚有许多新来的人，其中不少是在葫芦庄会过的，如铁牛帮帮主李十八，老君山寨主方大海，八卦刀胡叔夜等人。潘文展、樊长川在汪伯伦的引见下和新来群雄见过礼后，便将陆大带领的北路豪杰遭十方盟与王抚的人袭击的事叙述了一遍，在场众豪杰听了既惊且怒，群情甚是激愤。

便在此时只见戴明远押着一个人走进门来，将那人向厅内一推。众人一看，那人却是苏三快。只听戴明远：“姓苏的，你且将你与十方盟勾结的事说与大家听听。你这样怎么对得起陆老板和众位朋友。”原来苏三快见裴家两个女子进门，便知事情不妙。这两个女子乃是他带着十方盟的人捉的。他知潘文展等人不会放过自己，忙闪在一旁，待潘文展等走了过去，便乘隙跑出店门，哪知迎面正撞见戴明远。苏三快武功虽强，却非戴明远对手，两人闪电般地拆了二十余招，便被戴明远制住穴道。戴明远将他押到厅中，把他如何勾结十方盟的蓝长老等人将裴家两个女子捉去的事向众人陈述了一遍。

在场众人人都知道苏三快平日虽然口头滑稽，但昔日在江湖上也算是条硬汉，因此虽知客栈中有人和十方盟勾结，却均未怀疑到他。现在听戴明远如此说，苏三快并不辩驳，想来事情属实。众人不禁既愤怒，又惋惜。


苏三快抬起头对厅上众人扫视一遍，然后一字一板地说：



“苏某确作了对不起朋友的事，既然众位都已知道，苏某便将此事说个明白。自十方盟来客栈的第二天，那文狸堂主侯鹏便在半夜跑到我房内，对我说十方盟已将我的老父关押起来，我若不听命于十方盟，便将我的老父如何如何。我自幼丧母，家境贫寒，全是老父将我抚养成人。我那时闻得此讯，心如刀绞，瞻前思后，最后决定只好屈从他们，苏某虽甚是不堪，心里却十分痛恨他们，因此潘相公他们所谋的一些紧要大事我对十方盟却未曾提起，诸如观法大师、戴大侠等几人来到店中，预定暗中保护诸路豪杰之事；昨日众位转移到陈公子府上，晚上店中空虚之事等。”

苏三快谈到这里，潘文展心中的许多疑团都解开了。他那日在城隍庙窃听到十方盟竟然知道自己与汪伯伦等极少数人知道的事情，便推测出客栈中定有地位在三花豹之上的人与十方盟勾结，然而从昨日温毋休等人到店中闹事的情形来看，又明明显示出十方盟确实不知道观法师徒、戴明远、樊长川、红线等人便在店中。夜间他们五个人袭击跟在诸路豪杰之后的十方盟的人时，这些人全无防备，且昨晚十方盟有七八个人准备对付自己，然而却不敢到店中来动手，显然是不知道众豪杰已不在店中了。


只听苏三快又道：“苏某不敢以此居功，只求少出卖点良心。然如果一点消息都不透露给他们，什么事也不为他们做，那么我老父的性命便不保了。昨晚潘相公和樊大侠离开客栈后不久，十方盟的蓝长老便带着十几个人来到店中，硬逼我将裴家的两个女子交出来，并怪我为什么不将众豪杰不在店中的事告之他们，姓蓝的言，我老父现已被他们放到什么‘分尸断骨车’上，若我有异心，那车便会将我的老父斩成数十块。我



踌躇良久，最后被逼不过，只好行此不义之举，将他们带到裴家两个女眷的藏身之所，又……又帮他们拆除了那个暗室机关。裴家两个女子被潘相公他们救出来，也算帮我减轻了罪愆。诸位豪杰莫要以为我说这番话是为了减轻责罚。我可以向诸位明言，我宁可负对友不义的恶名，也绝不能置我老父于水火而不顾。想苏某以往从未作过对不起朋友的事，这次却面临孝义难以两全的抉择，实是无颜再见武林同道了。我父现在华清宫西南不远的‘松林精舍’之内，那儿似乎是十方盟的老巢，他们的盟主好像此时也在那里。望诸位豪杰念在我未透露重大机密的份上，帮我救出老父，苏某便是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不尽。”说到最后几个字，他身形一翻，头下脚上，一个“倒插莲花势”向地上猛然碰去。

戴明远等几个离他较近的人听到他最后几句话，隐约猜到他已经萌死志，却料不到他竟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立时自杀。戴明远等人见他头将及地，不约而同地冲上去拦阻。哪知苏三快早已料到这层，在头未着地的瞬间，两脚飞踢前来拦阻之人的要害。学武之人见拳脚袭来，便会不暇思索地闪避格挡。戴明远等人身形微一滞，便在这快如电闪般的瞬间，苏三快头已及地，顿时脑浆飞溅，头骨碎裂。苏三快知道自己两臂穴道被制，自己虽说出以死谢过的意思，各人也不会料到自己能够立时自杀，是以他使出这古怪的法子令众人拦阻不及。这向地上一撞他使出了全身力道，头一触地，便气绝身亡了。

众人均未料到是这般结果，心中均感到有些怅惘，有的人想：“苏三快干出这些事情确是愧对于众人，然实是事难两全。从他方才自尽看，此人是个知廉耻的烈性汉子。若是十方盟不是以他老父的性命为抵，只是胁迫他个人，想来便是钢刀加



颈，他也不会出卖朋友的。”有人想：“此人如此了结倒是明智之举，凭他以往的为人和这次未泄露重大机密，众豪杰虽不忍取他性命，却也会从此鄙视他。他便留得性命，活着也无甚趣味。”也有人想：“十方盟手段如此恶毒，此事若落到我头上，我便如何处置呢？”戴明远则颇有些黯然神伤，心想：“我这把年纪，方才也这般鲁莽，贸然将他推到众人面前直斥其非，使他无地自容。他方才自尽以谢众人，我确不能辞其责。若先将他悄悄关起来，事后与几个主事的人商议，结果便未必会如此。”

潘文展理解众人的心思，便道：“苏三快与十方盟暗中勾结，虽事出有因，其情可悯，然而毕竟大节有亏。此事的短长，且放过不论。苏三快的葬礼要一如此次其他不幸殉难的豪杰一般。他的老父我们当尽快救出，若天助成功，当向他老人家隐瞒苏三快的死因，并好生奉养，务使他的余生过得舒心。”

众豪杰听了潘文展这番话后均连声称是，有些性急之人便要立即去那“松林精舍”营救苏三快的老父，捣毁十方盟的老窠，将那狗盟主乱刀分尸。汪伯伦忙止住这些人，道：“夜间十方盟虽元气大伤，然毕竟势力还很大。那‘松林精舍’既是十方盟的老窠，必然高手如云，机关暗道甚多，若贸然前往，定然会打草惊蛇，那时反而事与愿违，害了苏老爹的性命，也未必能捉住十方盟的盟主。诸位且稍安毋躁，待请几个德高望重的豪杰来和潘相公一起商议一个妥善之策。”他当下命人去购置几十口棺木以收验死难豪杰的尸体，又派了些人去寻找这些豪杰的尸首。独腿鹤和塞北人熊默默地将苏三快的尸体抬了出去。

泗水蛇安排众人入席就坐，吩咐伙计们倒酒端茶。陆大

与苏三快一伤一死，他便主持起店中事务来了。

潘文展见众人之中独不见弘忍师兄，便向观法与汪伯伦问起。汪伯伦道：弘忍是先他们回到店里的。他与一个蒙着面的白衣人一同进来后，和众人略一见礼，便与那人走进他与观法原来住的那间房舍，一直未出来。正说着，只见弘忍走了进来，他见到樊长川、潘文展等平安回来，喜形于色，然仅以目示意却并不过来相见，只是匆匆走到观法面前，低声说了几句话，便又走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观法将潘文展叫到身旁，对他说道：“弘忍带来一个怪客，说有要事和咱们相商。你去将汪师父请到我原来住的那间房舍中去，不要再惊动其他人了。”

潘文展心领神会，缓缓走到樊长川身旁低声说：“师兄，我与汪师父出去一会，有人问起，便替我们遮掩过去。”樊长川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潘文展又向汪伯伦微一示意，汪伯伦是老江湖，自然会意，二人便若无其事地相继借故走了出去。

他二人走进那间客舍，见弘忍正和一个白衣人坐着谈话。弘忍见他二人走了进来，便与那人站起身来，弘忍指着那白衣人道：“这位是骆施主，名讳上承下传，是我入沙门以前的结义兄弟，人称‘白马金刀’，现在是十方盟十堂之首白马堂堂主。”

潘、汪二人听这白衣人竟是十方盟白马堂堂主，均是一惊，“白马金刀”这名号潘文展虽曾听弘忍以前说起过，然那时自己年纪尚幼，并未留意，只记得弘忍师兄说此人自安史乱后，便到西域去了，一直没有消息。汪伯伦则从来没听说过江湖上有这么个人。此时他二人心中虽惊，然一个是久历风雨，一个是少年老成，二人均不动声色。

弘忍又道：“这位便是太乙派掌门‘五龙爪’汪前辈，这位

是敝师弟潘文展。”那白衣人见潘文展如此年轻，也是微微一怔。

四人叙礼后坐下，那人道：“我曾听说潘兄弟被众位豪杰公推为主持大计以驱逐叛军的盟主，又听说这些日子连挫十方盟几个一流高手，心下想往之至。不料潘兄弟却是少年英雄，首阳派英才辈出，真叫人叹为观止。”

潘文展心想：“此人虽是弘忍师兄的义弟，然又是十方盟的大头目，不知他是何来意。”便说道：“在下才识寡浅，全仗诸位豪杰帮衬，哪堪足下赞誉。足下此来必有深意，不知何以教我。”潘文展不欲作无谓的周旋，便开门见山地问其来意。

骆承倂笑道：“潘兄弟果然不简单，上来便将我一军，长孙大哥，你便将我的来意说说，免得潘兄弟待会不让我出这房门了。”

弘忍道：“二弟，一别多年，你怎么总改不了油嘴滑舌的毛病。汪前辈、师弟，我这二弟这些年一直在西域诸国走动，结识了西域的一些豪杰之士，与他们结为兄弟，被西域百姓誉之为‘葱岭十八侠’。后来十方盟盟主找到他们，花言巧语哄骗他们入十方盟，说了些重整武林风气，清除江湖败类什么的鬼话。他们误以这十方盟主为好人，然来到中原以后，看到十方盟的所作所为，方知道受了骗。他们十八人便商议伺机颠覆十方盟，然因那盟主武功极高，平时又防范极严，他们一直未得机会下手。这次他们得知盟主派温毋休等大批盟内好手到京师行事，便撺掇盟主也赶到京师来，现下十方盟主便在华清宫附近的一个‘松林精舍’中。那里还关押着一些武林成名人物的家眷，自然是为了胁迫这些成名人物加入十方盟的，听说汪前辈的家眷也关在那里。我义弟那个白马堂此次本是专门

保护那盟主的，所以夜间并未进城。只因我义弟是向他们盟主讹称要巡视十方盟各路人手行事状况，才得进城的。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便是联络京师举事的豪杰，共同剿除十方盟，活捉十方盟盟主。”

弘忍说到此，骆承侍笑道：“汪前辈，潘兄弟，这回可放心了吧？在下饿了一夜肚子，待会儿可要叨扰些酒饭哟。”

潘、汪二人听了弘忍这一番话，均感出于意外，亦都欢喜不已。汪伯伦听到自己的家眷有了下落，更是兴奋，道：“足下如此深明大义，实是武林之福。我这便让我徒儿抬一桌酒饭来。”

骆承侍道：“卢奇、卢化可是汪前辈门下的么？这二人现已成为盟主的亲随了，令家眷便是他二人看押的。”

汪伯伦听到此言，脸气得焦黄，道：“这两个欺师灭祖的逆徒，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骆承侍道：“吃饭一事不忙，我先将‘松林精舍’的格局谈与你们，我还得立即赶回去，免得那狗头盟主生疑。临走时带些吃食路上吃便可。”他当下从怀中拿出一张图来，将“松林精舍”的地形格局，明卡暗道，人手布置等情况详细说了一遍。

潘文展三人听说“松林精舍”布置得如此戒备森严，心下暗惊，均想若不知其中底细，贸然围攻，客栈中这二百豪杰恐怕会死伤一大半，骆承侍这一功实是非同小可。

骆承侍道：“我想最好能今夜动手，免得夜长梦多。诸位先筹划一个妥善之策，我们十八个兄弟到时专门看住那狗头盟主，若有机会便将他拿住。”接着又说起计划将哪些暗道堵住，哪些破坏了，机关留作群豪夜间袭击之用，思虑十分周详。潘文展三人尽皆赞叹。

潘文展问道：“这个盟主到底是什么人？我看十方盟行事似不仅仅在于称霸武林，好像尚有更大图谋。”

骆承倬道：“潘兄弟说得不差，这盟主姓朱名洹，听说他两个哥哥都是朝廷大官，大哥朱泚是卢龙节度使，二哥叫朱滔。这朱洹野心甚大，有时得意起来便说什么我们将来都是开国功臣之类的话头。看来这朱家三兄弟似对大唐有不臣之心。”

潘文展听他这般说更是一惊，暗道：这厮如此嚣张大弄，原来竟有两个这样兄长在后面撑腰，此害不除，非但武林遭劫，简直会危害天下。

汪伯伦忽然想起一事，问道：“十方盟那个叫温毋休的副盟主到底是什么人？骆兄可知其中关窍。”

骆承倬道：“此人阴鸷狠毒，颇有决断，武功也高，倒是个厉害脚色。听说他拜过好几个师父，听说其中之一便是十方盟四大捉法之一的巫山人魔。不过现在他的武功已不在巫山人魔以下。此人悟性颇高，再过些年，武功怕要超过巫山人魔了。”

汪伯伦道：“这姓温的以前叫什么名字？他一直是这副相貌？”

骆承倬道：“他以前的姓氏名讳倒不知道，只听说他曾有个“阴险鬼才”的称号。开蒙师父好像是中原哪个门派的高手，人称‘八臂神拳’。听说温毋休以前在武林中的声名不好，后来找到鄂西的一个易容大行家归十八，那姓归的给他改了副容貌。”

汪伯伦和潘文展听到此不禁对视了一下，都点了点头，均想：“此人果然便是殷廉才。”

骆承俦道：“话便说到这里，以后再与三位开怀相叙。这次我要斗胆向三位要个面子，长孙大哥是没说的，不知汪前辈和潘兄弟可肯赏脸。”

潘文展道：“骆兄但说不妨，只要我们能办到的，自当尽力。”

骆承俦道：“我这次来京城，没有接应十方盟的任何人，回去有些不好交账。三位能否装成被我击伤的模様，衣服上弄些鸡血、狗血，让在客厅的众人看见，这些人中保不住有十方盟的好细。这样我回去也好吹吹牛，只是太委屈汪前辈与潘兄弟了。长孙大哥也算还了前债，~~年青时候我俩切磋武功，他曾一拳打得我鼻血长流，现在正好让我还我债。~~”

潘、汪二人道：“~~骆兄太客气了！这乃是为国大事，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弘忍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凡有此因，必有此果，因果循环，业业相报。我佛曾舍身饲虎，弟子不育，只好哄哄这匹白马吧。”说罢用手将鼻子轻轻一拍，鼻血喷涌而出，他低头将血接住，在自己的左肩抹了一把。又向潘文展的右臂抹了一把。又对汪伯伦道：“汪前辈，有我们师兄弟垫底就可以了。您老就不必玩这把戏了。”

骆承俦笑道：“大哥，我看你这和尚做的也不认真，不如趁早还俗算了，大碗酒大碗肉岂不胜过吃糠咽菜。”弘忍含笑不语。

汪伯伦道：“老夫岂能落在你们后面，自当有血同抹。只是我鼻子一向不大通气，打肿了便会睡不安稳，只好借血一用了。”弘忍只得在他腿上抹了些鼻血。

众人乱抹了一通，相视嘻笑，颇有忘年之态，汪伯伦道：

“我们都应将留有血迹的地方撕个口子，装做刀剑之伤。我走路装做有些瘸，以防别人看出破绽。噢，骆相公，我去给你拿些酒饭回去。”

骆承传道：“汪前辈，你这便失算计了，你既然已被我打伤了腿，如再一瘸一拐地往这房里送吃食，岂不令人怀疑。我这顿酒饭以后再叨扰吧。我现在告辞了，以下的戏你们三位做吧。”说罢又带上面纱打开房门，冲了出去。他不翻墙而去，偏走正门。院内正有些武林人物走动，忽然见一个蒙面人猛冲出来，便不约而同地出手拦截，却被他连推带搯地颠翻在地。他下手轻重适宜，既不打伤这些人的筋骨，又让他们被击处又青又肿，让人看到不起疑。

汪伯伦在骆承传身后见他手推足勾捺倒院内的五六个人，手法极是巧妙利落，暗暗佩服，心想：“此人武功甚高，怪不得能成为十堂之首的堂主。”待骆承传跑出门去，他大喝道：“哪里走，拦住这十方盟的奸徒。”提足猛追几步，然后一个踉跄险些跌倒。他顺手撕了块衣襟，十分麻利地将腿部带血的地方包扎一下。这时弘忍与潘文展也各捂着肩臂分别从不同的地方跑出来交口乱叫道：“那十方盟的奸徒跑到哪里去了？这‘白马金刀’武功好生厉害，然偷袭暗算，算什么高手。”

三人追出门外，不知到哪混了一会，然后个个面带沮丧地回到客栈，此时在客厅中用饭的群豪已听到前院出了事情，纷纷走出来询问，潘文展道：“我方才如厕时，便听到前面房子响声有异，似是弘忍师兄哼了一声。我才要去看看，便见一个白衣人疾冲而过，我不知是敌是友，不敢骤施杀手，只是虚拦了一下。谁知那厮出手如电，竟一刀将我划伤。此时汪前辈正

在前院，一时疏忽便也遭了那厮毒手。”他知众人中若有与十方盟勾结的也不过寥寥几人，这番谎话将来总要向众人解释清楚。汪伯伦是前辈英雄，弘忍师兄是沙门中人，说这番谎话均于身份有碍，不如索性全揽在自己头上。汪伯伦则在一边恨恨地念叨什么“将来定要和此人见个真章，报此一刀之仇。”之类的话头。

弘忍也道：“我本以为他是好人，谁知竟是十方盟说客，他见说我不动，便偷施暗算。”

汪伯伦道：“听弘忍师父说，此人是十方盟十堂之首白马堂堂主，这厮果然了得。”

潘文展见他二人不愿让自己独揽扯谎之名，定要分承其责，只有苦笑。他知“妄语”是佛家根本戒之一，不禁向观法望去，却见观法神色颇示赞许，想来他已知骆承传的来历，且不会责怪弘忍师兄犯戒。大约师叔以为弘忍此举合于菩萨戒中的“饶益有情故”，所以不妨开它一开。

他三人和大家回到厅中用饭，席间有人又问起方才的事，他们三人顾左右而言他，不少人均想：他们三人都是武林高手，虽因一时不慎遭人暗算，却终非什么光彩的事，自是不愿再提此事。

众人用饭已毕，汪伯伦与泗水蛇安排众人暂到各房舍休息。群豪人数虽有近二百名，然饌玉客栈乃是京师屈指可数的大客栈，安置这些人仍是绰有余裕。

午后，潘文展与汪伯伦将客栈中各帮派的首脑和声望素著的豪杰邀集在一起商议夜间剿除十方盟的事，弘忍先将骆承传来到客栈的真意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众人听到事情的经过原来如此，均是既惊且喜。各人商议了一个多时辰，定出

如何攻进松林精舍，捉拿十方盟盟主，救出被擒的豪杰家眷的周密计策。新来的这些掌门、帮主和武林耆宿见潘文展年纪虽轻，却妙想环生，思虑精到，无不惊诧钦服。

河套怪杰对观法道：“李大哥，你们首阳派的门人是怎么调教出来的，个个是文武全才，令人好生嫉妒。”他不待观法回答，又对戴明远道：“二哥，咱们拉上大哥和三哥也成上他一个大门派，和首阳派比上一比如何？”

戴明远道：“咱们四人武功家教不同，若弄成一派，徒儿们还不学得乱七八糟，不伦不类的。再说咱们四人各住在四面八方，也不能以地名、武功做为本派的名称呀？”

河套怪杰道：“武功家数不同不打紧，却是件好事，这样徒儿定然是内外兼修，正邪武功集于一身，博取百家之长，将来自然个个了得。本派的名称也好起，江湖上不是称咱们四人是‘清、奇、古、怪’吗？咱们就叫‘清奇古怪派’好了。”

戴明远笑道：“‘清奇古怪派’？好响亮的名称。单凭这名称便可使黑白两道畏惧三分。”众人都笑了起来，然而他们敬重河套怪杰在武林中的身份，笑得也颇有节制，有的是低头窃笑，有的是皮笑肉不笑，也有的是以咳嗽掩笑意，更有的一发觉自己笑形于色忙扭嘴拧眉变换表情，总之大都做出一副古怪模样。

怪老头虽素来敬重戴明远，然天生一副执拗脾气，听戴明远如此说，心中有几分迷惘，几分不服气，正待再辩解几句，只听观法说道：“戴施主，老衲细想来，怪施主的话也不无道理。天下的武功家数虽各不相同，然却有相通之处。贤昆仲四人武功均已登峰造极，且又情同手足，切磋武功时断不会藏私，若果能将四位武功冶于一炉，合成一派，将来在武林的声望自